

XIE PU CHAO

歇浦潮



海上说梦人 著

HANG HAI TAN
YU SHANG HAI RENCONG SHU

SHGJCBS



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

第二辑



潮浦歌

海上说梦人 著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六十七回 为虎伥孔方作祟 伤人命祝融肆威

燕贵发付了阿愁，即忙将保险收条连同回单簿亲自送往药房，交鸣乾过目。鸣乾藏好收条，命燕贵仍将回单簿带回去，自己把阿荣唤到他的小账房内，闭上门，指指椅子，教阿荣坐下。阿荣见经理先生今天对他非常客气，心知必有缘故，落得老实不客气在靠椅上坐下，竖起耳朵，专诚听他吩咐。鸣乾未曾开口，先露笑容。叫声阿荣：“你可记得从前我们制造一百箱大土那段事么？”阿荣说：“怎么不记得，后来钱老板还赏了我一百块洋钱呢。”鸣乾笑道：“对了，难为你倒还未忘记，可见为人在世，恩惠传布在外，常令人刻刻在心的。不过你可晓得那回的一段事，钱老板劳动了你们，自然不能不给你们些茶酒钱儿。讲到他自己，也不过借此调头，活动活动银子。其实他却一点儿未得好处，暗中还贴却数千银子费用，这个大约你们不晓得了。”阿荣说：“果然我们不知内中细底。”鸣乾道：“这也难怪你们，钱老板为人心地十分仁慈，他常顾着伙计们舒舒齐齐，若有难关，他情愿自己担当。别说你们了，就是我，他有些为难之处，也不同我商量，因恐我们晓得了，要替他担忧的缘故。你想这种东家，看待伙计们如此厚道，不可谓非我们前世修来的福气呢。”阿荣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鸣乾笑了一笑，开抽屉取出一支雪茄烟，问阿荣可要吃烟。阿荣说：“我有纸烟。”鸣乾不同他客气，自己划火燃着烟，将洋火连匣交与阿荣，阿荣也燃一枝纸烟吸了，听经理先生再讲下文。鸣乾呼了几口

烟，皱着眉头说：“你可知我们那一回帮他这桩忙，现在倒反害了他咧！”阿荣惊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鸣乾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起初也没知道，还是新近看见了，细细理会出来，才知老板对于我们着心地仁厚。有许多地方，他情愿费了精神，吃亏银子，一大半还为成全我们。即如那一番，我们替他将一百箱假土造成了，寄存外栈。但别人的栈房，由不得我们自己做主，设或有人开箱看见了内中的物件，真相一露，虽说是钱老板之货，但一切都是你我原经手。查究起来，论罪名我们还比钱老板罪加一等。但我们自己门角里屎，不图天亮。东西做好，交出去就算完了，钱老板酬我们的银子也都用了，但他却时时刻刻把这件事挂在心上。一半虽为着自己，一半却顾着我等，只恐朋友们为他受累。况且这些东西放在外面终是祸根，故而各处调头了银子，前来将这东西陆续提回去，秘密销毁。你想从前做的时候，费了多少手脚，丢了多少银钱，现在毁灭这个，又仍旧要费钱费手脚，岂不可惜。而且我等当初得过老板酬劳的，眼看他白辛苦一顿，分毫不得利益，心中也十分抱歉呢！”阿荣道：“果然抱歉得很。”鸣乾喝彩道：“好阿荣，怪道钱老板在你有病的时候，常对我说，阿荣这人虽然是个出店，身上穿一件短衣裳，骨子倒比穿长衣裳的懂进退，有肝胆。遇着重要的事情，很靠托得住。兼之人也勤俭，现在多天没出来，不知病势如何了，须得着一个人去看看他方好。后来我被催不过，所以特地自己进城来望你的。这样看来果然钱老板大有眼力。”阿荣听经理先生赞他，更知老板也很契重他，不由的心中大乐，嘻开口只是好笑，连香烟也呼不进了，顺手丢在痰盂内说：“请问杜先生，现在这一百箱东西，大约都毁尽了？”鸣乾道：“尚未，已毁了六十五箱，还剩三十五箱，在官银行栈房内。”阿荣道：“想必眼前也就要销毁的。”鸣乾道：“这个自

然，不过无缘无故的毁了，着实有些可惜，最好寻一个用场出来方妙。”阿荣道：“那有什么用处，若冒充真的，将原箱卖给土栈中，只怕被他们当场察破，看来是一定混不进的。”鸣乾笑道：“亏你想得好法儿，常言真人面前说假话，你倒想在内行面前戳假货了。”阿荣也笑道：“我的肚皮，也只有这种主意呢！”鸣乾大笑。

笑过一阵，又说：“现在钱老板外间亏空很大，只恐非有三十五万银子弥补不了。”阿荣听说，吐出舌头说：“哪有这许多亏空？”鸣乾道：“怎说没有，各人有各人的出路，他在外做生意办善举，家内的开销又这般大，自然要亏空多了。不比你我，少人家百十块钱，就急得屁屁直流。他现在拖着这般大的亏空，外貌仍十分写意，别人一点儿都看不出他的神色。其实暗下也未尝不心中着急呢！”阿荣点点头说：“人心本来一样的。”鸣乾道：“就是讲这句话。我们食君之禄，必须要忠君之事，现在老板这般为难，我等极该为他设法才好。”阿荣听说，微微笑了一笑，口内不言，心中暗想：你倒说得好听，起初百十块钱亏欠，就急得屁屁真流，现在三十五万银子，也要设法，这不是前言不对后语么？鸣乾看他一笑，已知他的意思了，说：“我所言设法，并不是设法银子，为因帮他想想法儿。常言三个臭皮匠，合成一个诸葛亮。人多了，主意自然也能多些，你道是不是？”阿荣点头称是。鸣乾说：“适才你讲的，将所剩几箱土，充真的卖出去。虽然是句戏言，其实也是一法。不过不能卖给内行人，必须卖给外行人。而且卖给他之后，也不许他开箱验看，还一定要他买了去，真假都没一句话说。”阿荣听罢笑道：“这不是杜先生打哈哈了吗？天下哪有这等买主。”鸣乾正色道：“何尝没有，可惜你没想到罢了。附耳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阿荣依言，鸣乾附耳对他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说了一遍，阿荣拍

手称妙。鸣乾道：“要干这种事，最难的便是一个动手之人。”阿荣说：“果然动手的最难。”鸣乾道：“我看这桩事还是你来。一则制造时你是原经手，古话解铃还是系铃人，理应由你销毁。二则老板很看重你，你也受过他的恩惠。他有为难，你理当替他出力。三则你是个极聪明的人，善于随机应变。这种事决非呆汉干得下的，英雄出于乱世，你正可借此显点手段，也不枉钱老板倚重一场。”

阿荣正同经理和着调，讲得有趣，不防鸣乾忽然要他动手放火，顿时吓得声也不敢做。觉得答应了固然不好，不答应也有不好，连额角上的汗也急出来了。鸣乾看了他面色，已知他的心事。对他笑笑说：“阿荣，你是明白人，也不消我说得。钱老板的慷慨，你素来知道，从前你替他干了一件没有利益之事，他还送一百元酬劳。这回若帮他办妥这桩事，他自己一旦遂心乐意，你便是他的大大功臣，至少也该有一千二千的酬报。照他往常出手而论，只恐还不止此数呢！”阿荣听到此言，不觉恍然大悟。晓得这不是杜先生报答老板的恩惠，帮着他想法儿，分明是钱老板自己的意思，要我动手，恐我不肯答应，误他们的大事，故意令杜先生远兜远转讲话，套我的口气。哈哈，既然是老板的意思，想必酬劳也一定不少。杜先生已脱口一千二千，事成之后，论不定有此数目，倒可发它一票大财。怪道猫爹爹前夜向我托梦，说我要发财了。我昨儿打花会未着，以为妖梦难凭。照此看来，此梦并不应在花会上，却应在今儿这个机会上。猫爹爹大有灵验，我也不可以不答应它。当下对鸣乾说：“杜先生，你吩咐我做什么，我哪有不肯答应之理。不过此货堆在官银行栈房，若往官银行去放火，岂不太险？”鸣乾道：“那个放心，你若肯答应我干这件事，我自能设法，令你处处脚踏实地，一点儿不冒险。也决无这个呆子，让你到

官银行去放火的。”阿荣道：“既如此，我遵命就是。”鸣乾大喜道：“这样你且到棧房中去，明儿我另派你往一处所在。到了那边，你不可脱口说一向在此间做出店的，必须装做初上生意模样。那边有人同你讲话，你也不妨同他们攀谈。倘若问起别的话，你只推不晓得，切不可露出自己底细，这是要紧的话。今儿我叮嘱过你，明儿不多说了。”阿荣答应着出来，心想他葫芦里不知又打算卖什么灵丹妙药，我且不必管他。横竖我们譬如是一部机器，由他开到哪里是哪里便了。

到第二天，鸣乾又唤阿荣进内，叫他快快车了铺盖，在宝善街某处等我，我马上就要到那边去了。阿荣果然像机器一般，当时就掬着他的行李铺盖出来。药房中一班人见了，争问他何往，阿荣假说：“歇生意了。”店中人听说，都觉诧异，眼见他跳上黄包车而去，说话不像是假。彼此纷纷议论，都说他来得突兀，去得也奇怪。那吃钝头的账房先生，此时方扬眉吐气说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我们众人都同阿荣反对，莫说经理，就是老板自己，也决不能强违民意，硬留这一个出店。此番他歇生意，或者就为我那一天出头，在经理面前说了几句闲话。现在老板知道了，晓得我们都与他意见不合，留着恐人心离叛，所以到底把他的生意歇了的呢！”众人听说，都各暗地笑他。那人更欲有言，恰值鸣乾出来，把一众伙计吓散。包药的包药，贴仿单的贴仿单，各干各事，没一个耳朵有空再听谈论。这人的半句话，也只好缩回肚中，不发表了。鸣乾走到外面，并不坐自己包车，也雇一部黄包车坐到宝善街。果见阿荣在那里老等他，一肩铺盖放在地下。鸣乾下车，命阿荣掬着行李，随他到邬燕记土棧内。放下铺盖，引他见过燕贵说：“这位是邬老板，这个是我新用进来管棧房的出店，名唤阿荣，你也可以随时差遣。”燕贵道声好。鸣乾道：“他住宿的地方，就教

他睡在栈房内罢。”燕贵说：“也可使得，栈房内前已命人收拾干净了，很可以搁铺，我教他们出一副铺板给他就是。”随唤阿愁进来，吩咐找一副铺板，给阿荣在栈房内搭铺。阿愁说：“楼上空床铺很多，为什么不睡到我们楼上去，偏要搁在栈房内？”燕贵喝道：“放屁，不用你多嘴，正经事情弄不清楚，闲事谁要你费什么心。”阿愁气鼓着嘴出来，陪阿荣到栈房中搭铺去了。这边鸣乾对燕贵说：“少则三天，多则五日，我那朋友就有货送到这里来了。他的意思，暂时还要看风头，不愿意脱手。所以你在同行跟前也休得谈起。”燕贵应道：“遵命。我的鄙见，也以为暂时捺着不卖的为妙。土价将来一定有涨无缩，若能藏它一年二年更好。”燕贵这句话，也是他一厢情愿的意思，他想鸣乾如果听了他的话，这月邬燕记宝店一二年的开销便有着落。而且自己赚他三十块钱一个月薪水，很可做做小货生意。收收烟灰，挑挑膏子，房饭钱不费分文，岂不是天下营生第一么！鸣乾闻言，笑了一笑道：“此言果然不差，让我同朋友商量商量便了。”话罢出来，另去勾当别事。

过了两天，鸣乾差一名心腹出店，雇了几部塌车，拿栈单到官银行出货，尽数送往宝善街邬燕记土栈。当有阿荣接手，一箱箱堆在栈房里面。土栈中人，见它是原箱，况由外栈转来的，谁也疑不到内中变了花样。彼此惟有暗下谈论，说邬燕记开张至今，从未有这许多货进栈，现在新合了别的股东，居然也大出风头了。因燕贵遵着鸣乾之教，在伙友面前，没说穿店已盘出，只说拼了新股东，所以他们有此议论。还有鸣乾也十分忙碌，将全副保险单落了盖印簿，送回富国公司，教他们将官银行栈房，改为宝善街邬燕记本栈。转单换栈，本是保险公司常有之事。王先生收下保单，一查邬燕记栈房，从前未有保险，不知房屋盖造如何，因同默士商议说：“他们转

这个地方，可要前去看一看？倘是中国式的，每千还得加二两五钱银子保费。如其讲交情的话，索性不去看，连保费也不必加了。”默士一听，晓得王先生要想好处，自己也颇欲看看，他们保这四十二万险，究有些什么东西。便道：“我想看可一定要去看看的，至于加费一层，你且不必批在保险单上，让我过去察看情形，再作道理便了。”王先生连说很好。当下默士按着地名，寻到邬燕记土栈。恰值鸣乾在彼，弟兄相见，也不过点头而已。默士问货在何处，鸣乾指引他到栈房里面一看，果有三十几只土箱，堆开一起。下用物件填着，防地下潮气透入，箱箱有铅丝扎缚，盖着海关硬印，还有官银行封条。因彼时如海曾在官银行押款，伯宣恐有短缺，特别郑重，自行加封一道。默士原未知当初他老兄曾帮着如海干过这一段事体，见土箱如此装钉，还有什么破绽可寻？从前满腹疑团，至此都冰消瓦解。以为他老兄一定向什么土客人兜来的保险交易，要赚他的七折九扣，所以教我们公司中独家担承的无疑了。

看罢，与鸣乾同到账房中坐定。默士告诉他：“从前你保的官银行是洋栈，所以每千只十两银子保费。现在改了中国栈房，照章程须十二两五钱银子一千，还得补我们二两伍钱保险费。不过有一个通融办法，很可便宜不少银子。此事若是小弟一个人经手的话，那也不消说得，自然早给你改好的了，也不用你多花保费咧。不过你当初曾同王先生接洽此事，所以手续上还脱不了他。如若照章加费，每千两五钱，四十二万银子。”说到这里，取一把算盘拨了几拨道：“照码一千零五十两仍打七折九扣，也须六百六十一两五钱银子。现在你若能拿出二三百块洋钱，送给王先生，他便可替你含糊了事。改栈房不加保费，这里头足可便宜到两倍有余呢！”鸣乾听了，摇摇头说：“这都是客人的事，犯不着便宜他们，我很愿意加补你

们保险费。一则有了收条，我也可以交账；二则此中的扣头，也有数百两银子，何犯着轻轻放弃呢！”默士一听，暗想好得很，你只贪自己赚扣头，把客人的银子晦气。何异政府中人，贪着借款回扣，拚命借外债，把国民的脂膏晦气呢！因道：“那也无妨，你何不仍照章程开客人的账，多头落得自己到腰，岂不比扣头更多了？”鸣乾仍摇摇头道：“那个有关信用，我决定依照章程补给你们保费便了。”默士见说他不动，也没法可施。他本以为鸣乾听有银子便宜，一定肯答应他花些小费，他便同王先生二一添作五均分。不期鸣乾恐转栈房不照章程补费，日后出了事，保险公司便有所借口。故此务必补足他银子，免得后来再有周折。默士哪知其意，十分失望而回。一路思想：“我这位老兄，近来资格高了，连脾气也改变咧。从前一钱似命，利益不论大小，有隙拚命钻谋。此刻竟连数百金也掉头不顾，大是奇怪。”到了写字间，王先生盼望已久，问他前途怎么说，默士没精打彩的回道：“还有什么可说，公事公办，照章程补费就是了。”王先生一听，晓得好处不得到手，心中老大不愿意，将许多保险单摔了一地。捡一张起来，推上打字架，铁铁卜卜一阵打。心中不舒服，打的字也有错了，王先生用橡皮乱揩，揩得花花绿绿。默士在旁见了，说：“阿哟，你怎么弄得这般脏？”王先生气呼呼的答道：“横竖猪头三保的险，脏些何妨。”默士大笑。这回王先生一处不受用，处处不高兴，从前做这许多保单只半天工夫，这番不过改一改栈房名头，却改了三夭之久，仍着出店的送往邬燕记。燕贵慌忙转送到鸣乾那里，鸣乾早已预备下一张六百六十一两五钱银子的支票，仍命燕贵依前法掉换了支票送去，燕贵如法炮制。鸣乾得了收条，觉一切手续都已定当，只待择期下手。如海也望眼欲穿，把鸣乾唤到家中，催他从速行事。鸣乾回他手续初完，不

能出之太急，至多十天之内，必能如愿以偿。如海大喜，命他仔細而行，事成之后重重谢你。

鸣乾回去，睡了一夜。又生出一条主意，暗下叮嘱阿荣，须要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阿荣依他的教导，每日锁了栈房门，出去饮酒吸烟。每每到半夜三更回来，喝得酩酊大醉。到了栈房内，一个人还要打五关，唱京调，不肯安睡。店中只有燕贵吃烟的睡得最迟，听他如此模样，过来对他说：“阿荣司务，请你安静些罢，这时候夜静更深，人人都已睡了。你一个人闹得他们六神不安，何苦呢？况且自来火通夜点着，多用了火表，也要多算钱的。”阿荣便说：“哦，原来你老板舍不得自来火，这倒不打紧，我可以买洋蜡烛回来点的。”当夜他就跑出去，买了几封洋蜡烛回来，点得各处都是火，口中仍旧酒醉胡闹。燕贵无奈，只得待鸣乾来了告诉他。鸣乾听说，大发雷霆，当时将阿荣唤来痛骂一顿，还要歇他生意。却是燕贵做好人，劝鸣乾息怒，“阿荣以后须要改过自新，不准放肆。”阿荣诺诺连声，这夜果然未敢出去。一个人在栈房中，打了几通五关，觉得厌烦，便闭了栈房门窗，出来到燕贵常吸烟的一间账房内，立在榻床旁边，看他吞云吐雾。燕贵因他是鸣乾用过来的人，不敢不对他客气几分，即忙起身让坐。阿荣便坐在他对面。吸烟人本无贵贱，燕贵一个人吸闷烟，正觉乏味，得有人前来陪他，恰用得着。一面装烟，一面就和阿荣攀谈起来，先安慰他：“白天杜先生埋怨你的话，休得生气。我本是无心一句言语，不意他性急似火。事后我倒十分懊悔，实在很对你不住呢。”阿荣笑说：“那有何妨。我本来自己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，吃了几盅酒，什么人都要得罪了。前几天只恐尚有言语冒犯之处，还求邬老板恕罪呢。”燕贵听他讲话有礼，连称好说。自己手中本装着烟筒，问阿荣可爱吸？阿荣说：“邬老板自己

请用罢，我喜欢烧烧的。”燕贵道：“这样我吸了一筒，让你横在这边，烧烟顺手。”当下嗖嗖一口气吸完烟，起身让阿荣过来横下。阿荣也老实不客气，挑他的烟，自烧自吸，口中不住赞他烟好。一边打泡，一边还放在鼻子旁边闻闻，连称好香。燕贵听阿荣赞他烟好，益发得意，便同阿荣演讲这烟的来历道：“我这烟，虽有六成波斯红土，二成川土，还有二成却是真正大土。烟灰也用顶上等的好灰，冷笼收膏，所以有这般好的香味。吸下肚中，遍体爽快，不是内家辨不出个中滋味。阿荣司务，我看你倒是很内教的呢！”阿荣笑道：“我不过欢喜这个，有时同朋友们香几筒玩玩。哪能算什么内家呢？”二人谈谈说说，不知不觉，已挨了不少时候。阿荣打一个呵欠，伸伸懒腰，说：“连日多喝了酒，不想瞌睡。今儿清醒着，倒反要打盹了。”燕贵说：“时候也有十二点多钟了，没事早些睡罢！”阿荣起身，道一声明朝会，自去安歇。燕贵却重复横倒身躯，吸过烟瘾。

还没吸到半筒烟，见阿荣又慌慌张张跑了出来，气喘吁吁说：“邹老板不好了，后面栈房内起火了！”燕贵还道是后面有人家失火，丢下烟枪，打算问他离此有多少远。不意猛一抬头，见半间屋子都发了红，才知火在自己家内。吓得他魂飞魄散，牙齿儿打战，连话也讲不清楚。只顾颤声说：“这这这这便怎么处！”阿荣道：“我也不知道火自哪里来的，适才我过去开门，划一根洋火，顿时满屋子都是火了。”燕贵此时方挣出一句话来说：“这是自来火管子泄气，快唤巡捕。”阿荣道：“唤不得巡捕的，巡捕来了，不论烧不烧，都要抓进巡捕房去罚钱，还是我们自己救熄的为妙。”燕贵方寸已乱，还有什么主见，听阿荣这般说，自己也拖着烟枪，跑到账房外面一看，见后进栈房门虽然闭着，那火舌都在门缝窗槛上下时时吐露，浓烟密布，还带爆裂声音，可见火势着实不小。燕贵又欲出去唤巡

捕，阿荣只同他打岔，说：“最妙自己施救。”口中虽然这般说，手却一动不动。燕贵拖着枪已在发抖，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救火。幸得楼上睡的一班伙计们，被浓烟侵入，都自睡梦中惊醒。有些来不及穿衣的，赤着脖子，奔到楼下，大呼小叫。燕贵一见他们下来，不说别话，先指挥他们救火。于是众人七手八脚，开自来水的开自来水，拎铅桶的拎铅桶，有几个捧着茶壶也想救火。内中有一位聪明朋友说：“栈房门闭着，水泼不进去，须得开了这扇门方好。”此言一出，便有一员勇将，是个出店的，奔上去开门。他没想到门闭着，火都闷在里面，开了门，外间有空气透入，里面的火焰，也要夺路而出。所以门一开，先是一股浓烟冲出，将此人双眼蒙住，连口鼻两处呼吸机关也闭塞不通。正难受间，不意烟后面还有一道火焰，向门外直扑出来，正当那人立处。他上身本未穿衣，火焰所及，毛发都焦。那人两眼虽瞧不清，胸前、头面，两处热辣辣的一下，怎不知道，啊哟一声倒在地下。幸亏他急中有智，就地一滚，脱离险境。众人急于救火，也不管此人曾否受伤。无奈那时火势已炽，众人赤手空拳，仗着一道家用的自来水管，打算救熄这场大火，真应了古语杯水车薪，何济于事。眼见得火势燎原，愈烧愈烈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栈房门外面，本堆着许多树柴木炭等物，霎时间都已燎着。渐渐烧过前进，又烟又热，众人站脚不住，纷纷逃出来。这时候要不报捕，也由不得他们做主。因屋顶冒穿，左右邻舍都已闻警，带有警笛的拚命狂吹，装德律风的也摇铃通知救火会。所以不多时警捕纷集，救火车也风驰电掣而来。可惜已迟一步，邬燕记早付一炬。左右隔壁，还有几家土栈，也被波及。

这场火共烧了七八间房屋，烟消火灭，已近天明。鸣乾也闻警赶到，对着燕贵只是跳脚说：“你怎的如此不小心，把我的

货烧了，朋友面前教我如何交代？”燕贵低头无语，只顾叹气。鸣乾再找阿荣，踪迹不见。问燕贵阿荣哪里去了，燕贵回说不知道。问别人，也没一个见他在什么时候走的。彼此估量，他一定怕被鸣乾责罚，或恐巡捕房要捉他去重办，所以预先脚底下明白了。燕贵见阿荣不在旁边，落得把过失推在他一人身上，说他酗酒误事。熄了自来火，还点洋蜡烛，乃是他起的火，与我无干。鸣乾听了，便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少停你们谁到巡捕房，须把阿荣这些事告知捕头，必须将他拿到了重办方好。”燕贵句句听从。此时忽然一班瞧热闹的，和邬燕记一众伙计们都叫闹起来。原来他们因鸣乾查问阿荣，自己也要点点人数。不意阿荣之外，还少一个阿瑟，起初还以为跟阿荣一同跑了。忽闻救火的说，火场中有一个死尸。他们跟去一看，面目虽瞧不出，地位却正在邬燕记的废址上。还有一个人想起，昨夜他们闻警下楼的当儿，阿瑟还钻在被窝中，推他不醒。后来他们也急于逃生，没人顾着他，一定是他烧在里面的了。此信一传，自然要叫闹起来。

鸣乾得知烧杀了人，未免暗下伤心。燕贵听阿瑟丧了性命，不觉泪如雨下，说：“这孩子还是我的亲戚，父母双亡，一家已无他人，自幼由我先姊将他抚养成人。我姊去世，我便将他带在店中学业。他资质虽然鲁钝，生平尚无大过，不意死在此处，大约是前生夙孽了。”鸣乾亦为叹息。这时巡捕房已有包打听派到火场中，调查谁家起火。知是邬燕记土栈，便要他们派个人同往巡捕房回话。这班伙计，有些一只脚穿袜，一只脚赤足，有几个索性光着膀子。只燕贵一人，因夜间尚未安睡，倒还衣冠整齐。推来推去，只有他还可见官。燕贵有些胆怯，鸣乾拍他的胸说：“不妨事，无论如何，有我在此。这里一切情形，我都能替你照料，你尽放心去见捕头。况失火乃阿

荣之过，与你无干。他现在跑了，你尽可告诉捕头，请他捉了阿荣重办的，不可忘记。”燕贵诺诺连声，随着包打听去了。鸣乾见那燕贵一班伙计，都垂头丧气。没衣裳的，借了别人的大衣披在身上，长短不称，很是可怜。便上前安慰他们道：“众位，昨儿这件事，都是阿荣不小心之过，累你们丢了行李铺盖，这些将来我决不教诸位吃亏。那行李铺盖和随常衣服的损失，都由我照认就是。”众人听了，顿时喜形于色。鸣乾又见一个出店模样的人，烧得焦头烂额，靠在坍塌头旁边，哼哼不已。问旁人，知道他因开栈房门救火灼伤的。鸣乾道：“可怜，可怜。你这伤势倒也不轻，一定要到医院中看看。不然，火毒攻了心，很危险的。该用多少医药之费，教他们都开我的账便了。你们列位若有受伤，也可同去看看，药钱日后令他们向我总算就是。”众人听了，都觉鸣乾真不愧是个大慈善家，彼此同声感谢。

一会儿富国保险公司也得消息，先有两个出店，派到火场中来照料一切。鸣乾晓得已到要紧关头，不敢惜小费。就过去对他两个点点头道：“你二位可是保险公司派来的吗？”二人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鸣乾道：“大清早起，很难为你们，天气又十分冷，大约二位还没用过早点心呢！”说时，在腰间摸出一叠钞票，检了两张五元的，分给他们每人一张说：“这个不成意思，给你二位买点心吃的。”二人见了，不明白这是什么赏赐。然而有钱到手，谁不愿意拿他这个。彼此不约而同的伸手接了，满面孔堆着笑说：“这倒谢谢你先生咧！”鸣乾连称好说：“少停你们吃中饭，再问我拿饭钱就是。”二人听吃中饭还有钱拿，可真乐了，暗想每一顿有五块钱，就吃外国大菜也有余了，日后还望他多烧几次呢！不多时燕贵回转，鸣乾问他巡捕房有甚话说。燕贵道：“并无话说，他问从何起火，我把阿

荣不小心的话都告诉他，并请他派包打听捉阿荣重办。但不知他住在哪里，故而捕房不能派人去捉。不知杜先生可知道否？”鸣乾说：“他家住哪里，待我问明白他的荐保再告诉你便了。”二人说话时，听保险公司出店的叫唤杜先生来了，鸣乾回转头，见是默士来看火烧场，慌忙上前招呼了，指点他观看。默士摇头道：“且慢，这回的数目大了，我们魏协理须要亲自验看，暂时倒不用急急的。”鸣乾听文锦要亲自验看，吓得面色改变，嘴唇也泛了白。张口结舌半晌，始说：“你们协理要亲自验看么？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默士见了，暗笑他老刁今儿也露出痕迹咧！

在先默士本疑惑鸣乾这回的保险路道不正，及至那天看货之后，倒反没有疑心了。及闻当真失了事，可又不能无疑于心。同时魏文锦得此消息，急得他尿屁直流。因这番破坏章程，独家担保，本是他一个人出的主意。偏偏无巧不巧，第一场火就烧这个。死圈套刚正钻进，教他怎不急煞。别的不打紧，怕只怕股东责问起来，将何对答。设或公司不肯承认这四十二万银子，岂不要自己拿出来吗？半夜中得了信，哪里还睡得着。天还没亮，已坐着马车赶到火烧场来。心里想若能够天保佑，烧到藏土的地方就此熄火，我明儿准备全猪全羊去谢火神菩萨。不意马车将到火场，被巡捕拦住，不准过去。马夫见了巡捕，犹如孩子见了爹爹一般，哪敢倔强，连保险公司的头衔也没敢掏出来。文锦还是第一次出去看火场，也不懂保险公司中人可以自由出入的，因此只得听巡捕号令，将马车赶回。径到富国公司，敲门进内，打发两名出店先去照料火场。又差马夫出来寻找默士，教他即速到公司中来，陪他同去看火场。默士既疑心他老兄在其间作了弊端，哪里肯不同鸣乾接头。因此打发马夫先回去，说自己随后就来，遂先往火烧

场会见鸣乾，告诉他协理要亲来验看。岂知鸣乾做贼心虚，一听此言，顿时失色，就被默士瞧出痕迹。正是：

果能成熟方如意，变起非常猛吃惊。

欲知后事，请阅下文。